2022年1月31日 星期一
值班主任：岳嵬 主编：杨道 美编：许丽 检校：张媚 王赛
海南日报

岁月山河

年年有余

■ 孙令爱

新一年的脚步掷地有声，还是分外怀念以前在村子里过的年。

除夕前的五六天，也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五、二十六这两天，要采购年货了，父亲母亲分工明确。

在人声鼎沸的小镇街市，母亲找来一处小角落，吩咐我在此等候，而后给我买来两个煎堆、一小袋绿豆糕以及一瓶牛奶。等到小食被吃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母亲回来了，她将手里拎着的东西放在我身边，再次吩咐我不要乱跑要看好东西，我点点头，很乐意这么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第二次看着她向我走过来时，我总是高兴坏了，想着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可她只是叫我等着，说东西还没买齐。小食已经被吃光了，我托着腮左看右看，捡起地上的短木棍就胡乱涂鸦，时而用手拨弄地上的年货，打开袋子，橘子吃了两个，软糖吃了三个，我不太喜欢吃硬糖，橘子皮和糖果纸被装回口袋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传来一声尖锐声响："弟弟不见了！"我闻着声响望去，原来是一位母亲也带着女儿和儿子在采购年货，只是人多的缘故，她的儿子被挤到一边去了。我忽然觉得母亲这么做是多么聪明呀。

道路中央车辆停止了，人流如海浪般涌动着，声音一层盖过一层，几名维持交通的辅警忙得不可开交，有的在路面上摆放或移动道路警示牌有的吹着喇叭指挥。超市、五金店、路边的临时摊位等，人影绰绰。平日里只有一名销售员的服装店这时候会有五六个销售员，身上还戴着扩音器。整条路可谓是川流不息。

母亲回来了，买回的年货有生抽酱油、糯米粉、调味品、陶瓷碗、勺子筷子、蒜头生姜、水果干货、大红鱼……她额头满是汗珠，双手在裤子上揩了揩之后摸摸我的头："一会儿再给你买点吃的"。

父亲回来了，买回的年货有三只鸡两只鸭、对联、鞭炮、灯笼、茶具、供品等。

除夕那一天中午，弟弟与父亲要贴好对联，大门口、厨房、床沿边、米缸都要贴。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年夜饭时父亲娓娓道来的关于年兽的故事，新年之时贴对联等习俗的来历，我们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任何细节。有一件事是必不可少的，吃年夜饭时，父亲母亲总会收到众多亲朋好友的祝福短信。父亲让我们试着写好信息，随后他再编辑发送给别人，他对我们所写的祝福语啧啧称赞，笑着给我们个大红包。

吃过年夜饭后，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晚，我们嚷嚷着要等到十二点一起跟父亲迎接新的一年，可是每一次我们都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睡着了。有一年，我在持续不断的鞭炮声中醒来，揉着双眼走到门前，父亲说已经放完开门红炮仗，新年伊始，红红火火，万事如意。回到房间，在枕头下，我发现了一个红艳艳的红包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，我们在此起彼伏的噼里啪啦声中醒来，每个人脸上喜气洋洋，跟家人互道恭喜。母亲将软糯香甜的粽子放入碗中，粽叶飘香，红豆镶嵌表皮，里面馅料丰富，有五花肉、虾米、鱿鱼、咸鸭蛋黄等。小弟稚气未脱，嘴里塞满了吃的："这鞭炮的声音都要把我'炸飞'了，为什么要放鞭炮呢？"父亲说："有句诗叫什么来着？爆竹……""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"妹妹接话了。"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"父亲不忘向妹妹竖起大拇指。他与母亲在厨房里做饭，煎炒蒸焖样样齐全，我们继续蹲在地上摘菜洗菜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色泽诱人的各色菜系摆上桌面，不同颜色口感的饮料也一并上齐，我们一同在桌前举杯痛饮，畅谈，概括起来八个字：回顾过去，展望未来。饭后，换上新衣服开始走亲戚，母亲叮嘱我们要给人以微笑与诚挚的祝福……

春节，从传统意义上是亲友相聚一堂的别致节日，同时春节也赋予了时光沉淀的另外一种形式，但愿每一帧画面都有值得留念的定义。

海天片羽

吃鱼

■ 肖若洋

鱼乃水中之物，大多有鳞甲，水中游动起来，生猛至极。烹之，味极鲜。人类食鱼已有几千年历史，鱼也早已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见菜品。青鱼、草鱼、鲢鱼、鳙鱼为四大家鱼。其一是鳙鱼，就是花鲢，又叫胖头鱼，人们常把胖头鱼的鱼头剁下来，单独做一道剁椒鱼头。这道菜我家也经常做，鱼头处理干净，放上剁椒酱，放火上蒸上个十几分钟，便可端出来吃。胖头鱼不贵，鱼肉又极嫩，也因此进入寻常百姓家。家母特别喜爱这道菜，以至于一周不吃上一次，便要浑身不舒适。我是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吃的，鱼头肉少刺多，鱼鳃附近都是些肥嘟嘟的不知什么东西，家父每次蒸之，都会毫不手软把这一堆肥肉扔掉。唯有几片肉没刺，亦不是我喜爱的类型。每次做这道菜时，我都是独自夹些剁椒，就着米饭，草草了事。

鲫鱼为家父所爱。他每次去市场，提溜回来的一大堆袋子中总会有一个厚实的装着鲫鱼的黑袋子。烹制鲫鱼也不用其他做法，只煲汤。鲫鱼去鳞、去鳃、去内脏，整理好放入锅中稍稍油煎，沿着锅沿儿撇入开水，等汤色变白，撒小葱花碎、适量精盐，盛入青花汤碗，吃鱼肉，喝鱼汤。家父祖籍河南信阳，信阳美誉"小江南"，溪水潺潺，稻田生香。每次回信阳，他总要带点野生鲫鱼回来。那鲫鱼就他半个巴掌大。据家父说，他从小就吃这种小鲫鱼。这种鱼生长在稻田里，饮稻田水，食用稻田里的微生物。长不大，最多也就斤把。饥馑日月，小鲫鱼给家父补充了成长所需的大部分蛋白质。不知什么缘故，这种鱼吃起来确实比普通养殖的鲫鱼香，是因为小，浓缩了精华？抑或是沾染了稻花的香甜？鲫鱼味道鲜美，可就是刺太多，难以忍受。

我还是更喜欢吃鲈鱼一些，"江上往来人，但爱鲈鱼美"，幼时读这首诗，便先入为主，鲈鱼成了我的心头之爱。鲈鱼从古至今都是鱼类中不得不提的一种。《世说新语》中有一个典故，张翰因想念故乡的菜羹——鲈鱼脍，辞官回乡，无意中免遭牢狱之灾，得以终老——这么说，鲈鱼之于人，是有救命恩德的。我喜爱鲈鱼，没有那么多理由，单纯是因为它鲜美、刺少罢了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不怎么会吐刺，且性格大大咧咧，往往喜欢"大口吃肉，大碗饮酒"的豪迈风。似草鱼、鲫鱼这种刺特别多的鱼，只有敬而远之。而鲈鱼，不仅肉质鲜美、细腻，且刺相对较少，市面上也容易买到。清蒸鲈鱼是我的最爱，几乎什么也不加，放点姜丝、葱丝，撒点料酒等佐料，蒸个十几分钟，热油刺啦啦往上一泼，便可端上桌。这种做法能很好地保留鱼肉原汁原味的鲜香。微微夹一筷子，送入口中，鱼肉像花瓣一样的形状，在口中弹来弹去，不仅肉质细腻，且又香又鲜，实乃天赐。移居海南后，反而不怎么吃鲈鱼了。海南能买到鲜活的鲈鱼，却都是海鲈鱼。海鲈鱼体型大于淡水鲈鱼，肉质粗糙了些，口感相比淡水鲈鱼却差了很远。

日本人喜食生鱼片，海鱼捞上后迅速处理，切成薄片，蘸着芥末和酱油吃。我去日料店吃过，生鱼片摆在冰上，肉质看起来如玉，入口滑腻腻的，又有点鱼腥味，即便蘸了芥末也会有强烈的异样感。若是多嚼两口，倒可以感受到原生态的自然鱼香，但这点愉悦感，若与整个体验的愉悦感的降低来比，对我来说只能说得不偿失。

瑞典有鲱鱼罐头，特臭，以至于一些航空公司明确规定不得将鲱鱼罐头带上飞机。这种罐头做法简易，用淡盐水将鲱鱼煮熟，放入罐头中自然发酵。发酵完成后罐头会鼓起来。鱼肉吃起来鲜嫩，但有一股特殊的臭味，类似于王致和臭豆腐乳夹杂着鱼腥味那种混合的味道，而且齁咸。鲱鱼罐头是瑞典渔民为保存捕捞的鱼而研究出来的一种保质方法。为什么用淡盐水腌，是因为这样耗盐少。误打误撞之下，反倒诞生了当今这一令人闻之色变的美食，当真有趣。

我外祖母做鲤鱼，往往以扣碗的形式呈现。每年的腊月底，年二十七八，中原人家家户户要"过油"。过油，就是把新年里要吃的肉类以及油炸类食物在旧年年底做好，大斗盆贮藏起来，待新年时家人食用，或者待客用。外祖母把鲤鱼收拾干净，横轱辘切成二指宽肉段，葱姜蒜、盐、八角、香叶等腌制半小时，再裹上生粉鸡蛋糊糊，放进六成热的油锅里炸。炸好的鱼块，色彩金黄，咸香可口。

炸鱼块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炸熟后直接吃，而是做成扣碗吃。外祖母把炸鱼块装碗，浇上一瓶盖老陈醋，嫩白菜叶覆盖好，放柴火锅里蒸。油、醋、面、鱼和白菜是怎样的纠缠不休，只有锅知道。当这几种食材缠绵的香味沿着锅盖窜出来时，扣碗就蒸好了。端出来倒扣在盘子里，白菜在下，炸鱼块在上。浓浓的汁和鱼块卧在白菜上，尝上一口，老陈醋的酸香、炸鱼块的鲜美咸香、白菜的清香，一起惊扰了唇齿……疫情原因，我已两年没有回老家看望外祖母，也没有再过中原的农历年。舌尖上的美味，是通往家乡的路。我在天涯，似乎看见鲤鱼扣碗在外祖母的餐桌上召唤我回家。

《生命·阳光》（油画） 周铁利 作

人生况味

都是一个家 每一盏灯下

■ 周雪凤

他说他到了目的地。不一会儿，他安顿了下来，透过窗户拍了一张街景图发给了我。街道宽阔、繁华，高高的楼层镶嵌着密密麻麻的灯光。一向理性的他，突然说，"每一盏灯下都是一个家，是别人的家。"

其实他内心也流露着一丝自豪感，因为每一盏灯下都有他和他的同事们为这个城市打拼的痕迹。那些数不清的温暖而幸福的小家，有他们在默默守护。

兴许是到了年底了，人们纷纷回到家乡过年，仿佛处处都是看得见的团圆。眼前的万家灯火，恐怕让他触景生情了吧！他想念家乡了，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家。

作为建筑师的他，走南闯北很多年。每开启一个新项目，他和他的同事们就要立即启程去往一座陌生的城市，全力以赴，只为让城市更加美好。他们常常披一身星光，在夜色中赶路。

这里没有熟悉的家人，没有熟悉的饮食，没有熟悉的言语。工作安排就是命令，立即执行，全身心投入。完成一个项目少则一年半载，多则几个春秋，他们没有放假的概念。一个团队一条心，目标是他们前进的不竭动力。

有多少次，我醒了，天亮了，他才准备睡会儿。有多少句"早安"里，是他结束了一整晚工作后的疲惫。

"为什么一定得晚上工作呢？"我问得有些多余。工作所需才让他昼伏夜出。他们在祖国的西南地区修建地铁，只有当夜深人静，这座城市停下匆匆的脚步时，他们才会"出没"，开启一天的工作。

我问他哪天回家过年，他说还不确定，应该快了。可不是快了吗？横竖距离春节也没几天时间了，他还在风里雨里，从一个城市奔赴另一个城市。

他的朋友圈里，几乎全是与工作相关的推送链接，不是"哪个项目开放日的报道"，就是"哪个项目的竣工仪式"，他的心里，装满了工作，没有时间考虑建立自己的小家，他已经习惯了孤独。

我想了解他，也不知从何处开始。我们"倒着时差"交流的只言片语里，他满身的正能量感染着我。我们的心，似乎从最初的若即若离到慢慢靠近，纵然我们还没有走到对方的面前。

他把耐心和细心给了他绘制的一幅幅蓝图，把责任与奉献给了他经手的每一个项目，他是一位合格的建筑师，是城市建设中的千千万万"搬砖人"中的一个。

睡梦中，他在灯光下执着地绘图，我坐在他身后默默看着他。他偶尔回头，我们相视一笑，互不打扰。

乡村纪事

厨房藏故事的

■ 赵自力

每次回老家，都要到外婆家里坐坐，我常惦记着她的厨房。

外婆的厨房简单，却收拾得极为干净。哪儿是码柴的、哪儿是搁菜的，都井井有条。灶台旁有个木质案板，用了有些年了，好像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在用。让我惊奇的不是案板始终光洁如新，而是案板上的木砧板。外婆说她家的木砧板都是外公用香樟木做的，不仅耐用，而且防虫蛀。外公是木匠，做个砧板自然是小菜一碟。即使这样，外婆也不舍得常用，切菜总是那么温柔，生怕把樟木砧板切坏了。有一天，我在玩捉迷藏时，在外婆家的阁楼里发现了十几个木砧板，整整齐齐地被葛藤捆在一起。我细细地摸着那些木砧板，看着那些好看的条纹，突然觉得外婆好幸福。外公做了这么多木砧板，够她用一辈子的了。

厨房的一个角落，有个圆形的木桶，是外婆用来装米的。这在农村极为罕见，一般都是用箩筐装米。把香樟树锯成木板，然后钻眼钉上木楔，拼成了一个圆形的木桶。整个木桶没有用一根铁钉，也没有用铁丝去箍，但木桶结实耐用得很。

听外婆说，为了打造这个米桶，外公驾着牛车到很远的地方买回香樟树，然后花了一个星期一点点拼成。这个木桶见证着外婆家家境的好转，以前木桶经常见底，后来总是有满桶满桶的米。木桶除了装米，外婆还喜欢把鸡蛋藏在米里。那时鸡蛋太金贵，但每次我去外婆家总能吃到几个。后来外婆干脆把一些零食藏进米桶，不让舅舅们偷吃。以至于我每次到外婆家，嘴里说是想着外婆，实则是更惦记米桶里的美食。

厨房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水缸，乌黑油亮地立在那里很多年。听外婆说这口大水缸是她和外公从外地拉回来的，当时应该是村里最大的一口水缸。外公总是天刚亮就去挑井水，直到把水缸挑满才外出做活。那口大水缸的水，足够外婆用上几天的，因此很多人羡慕外婆家有口大水缸。有一年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口水缸裂开了一个口子，不断往外面渗水。外公就请了一个能工巧匠，生生地将裂口补好了，从此再也没有漏过水，一直用到现在。后来用上自来水，水缸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。但外婆家一直用着，她说当年拉这口大水缸挺不容易的，她舍不得丢。

外婆的厨房里藏着故事，这是我在外公去世后才明白的。

只鸣鹤之应

一个老南瓜

■ 于世忠

我和老郭都爱好种地，退休后因地结缘走到了一起。这年，他在他田里种了一片南瓜，我在我田里种了一片南瓜，两片南瓜虽然只有一堑之隔，但都长得非常茂盛。后来，他田里的一根南瓜秧爬到我这边来了，他没有把瓜秧牵过去，我也没有在意，再后来，这根瓜秧居然结了一个南瓜。这个南瓜在层层瓜叶和杂草遮挡下悄悄发生着变化：由小变大，由绿变黄，在我们两家的瓜田里，竟然长成了数一数二的一个大南瓜。

这期间，老郭摘了几次南瓜，我也摘了几次南瓜，可谁也没有摘它。

一天，我俩碰巧又来田里摘南瓜，老郭指着那个南瓜说："你看，这么大个南瓜都熟透了，你怎么不摘呢？"

我说："这是你家的南瓜，我不能摘。"说着，我还特意弯腰扯起瓜蔓给他看。

他说："不对。瓜结在谁的地里，就是谁的南瓜。这个南瓜应该属于你的。"

我说："瓜秧是从你地里爬过来的，根在你那边，肥料也是你上的，我可没有理由占有它。"

他说："可不是这样。瓜秧在你地里，占用了你的空间，理所当然瓜就是你的。"

……

结果，老郭没摘，我也没摘，把南瓜晾在了那儿。

南瓜一天天老了。深秋里，下了一场霜，瓜叶萎了，瓜藤也枯了，整个南瓜暴露在田野里，瓜皮上也布满了一层斑点，很是显眼。

后来我想，老郭没留瓜种，我也没留瓜种，就让这个南瓜做瓜种好了。

一天，我用瓜刀把老南瓜砍开，露出白白的瓜籽，饱满而诚实。这是我和老郭共同培育的团结友爱的种子，我要分一些给他，但愿明年种进土里结出更多又大又甜的果实。

诗路花语

贴福

■ 胡巨勇

把心中提炼出的纯粹希望
融入激情的温度
贴成岁月的标签
梦想的高度
丈量出通往春天的旅程

阳光以一种高度
照下来
梦想的蓝图
任思想挥毫泼墨
祥云沐浴五千年文明
华夏神州，年的故乡
四处高举着春的请柬

春天的种子

■ 文博

季节年轮绕着手指尖滑转
大寒的节气不经意间掉落在山谷里
大雪尾随而来
纷纷在原野上撒下春天的种子
春天的种子被埋入雪地里
如沉醉在母亲怀抱
生根发芽

冰雪的容颜日渐消瘦
冬的身影迅速隐去
原来，他们赶在大寒离去之前
分娩了春天
原野上因此有了花香
有了鸟鸣
有了漫山遍野的融融春光
有了风姿绰约的春天身影
我痴迷于这多情的春季
我的心忽地变成一粒春天的种子
跟随冬季，埋入冰雪的山谷里
孕育春天

茶园

■ 赵海波

到达时已是傍晚
夕阳也正好赶到
铺展在山坡上的茶色
充当落日的舞伴
粗犷的山林，满怀羞涩
像个爱撒娇的黎族少女
群蝶扇动翅膀
我的衣袖藏着气流
云朵栖息在山顶上
锦带玉衣，如天使下凡
茶女忙碌了一天
脸上看不到一点倦意
她们往山下走，肩上挑着担子
身后遗落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
天空渐渐漾出月色
远处的村庄若隐若现
我摘下一脉叶片，含在嘴里
仔细品尝它的香味
深吸气，胸襟迅速膨胀
辽阔的空间，足够装下整座山
还有一路向前蔓延的茶树

落叶归根的温暖

■ 陈才锋

秋天已远去。山岗上
依稀颓唐的身影
一马平川的，不过是
来年暗藏的底蕴

坐上火车
乡愁在一条隧道里安放
无论背井离乡，漂泊与徘徊
还是天涯
一样
将心系在那个地方

散落在掌心的年轮
没有了年少时的莽撞，成熟的心
恰似一片雪花
不在乎成败得失，只在乎
落叶归根的温暖

椰风

投稿邮箱
hnrbzpb@163.com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45分 印完：5时3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